

时光仿佛把爷爷一下子拉到了96岁。爷爷病了。医生说爷爷年纪太大了，做手术怕下不了手术台，还是回家好好伺候着吧。

当即，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。

爷爷96岁了？怎么都这么大了！爷爷没生病之前身体很是硬朗，一口气爬三楼气儿都不喘，坐公交车去公园听戏，上街买菜，读书看报啥都不耽误。怎么会突然病重呢？

看着病中的爷爷，之前的片段飞扑过来。20年前，我只身一人从乡下进城打工，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伯父家的另一套房子里。当时，我都年满18岁了，过马路时，爷爷还不放心，每次出门前都交代万交代。一次，我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车，恰巧爷爷在小区大门口和老伙伴们闲聊，爷爷看到我后，硬是拉着我的手把我送过了马路。那年，爷爷76岁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自学考试。

■家庭相册

时光 你慢点儿走

□宁妍妍 文/图

天生大路痴的我，每次考试的学校都摸不着，是爷爷每次提前几天去给我打探路线，当天，再领着我坐一次又一次公交车去考点。到了考场的大门口，爷爷总会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个手绢，慢慢打开，给我撒一些钱，我推着不要，爷爷便会训我，说：“拿着，坐公交车用。”去参加自学考试的人，有的是只身前往，有的朋友相送，也有好多

恋人们陪着，偌大的校园，那么多考生，唯独我一人是爷爷送来的。那年，爷爷80岁。

我上班的地方离家有三站路，那天，临近下班，突然下起了雨，正在我发愁如何回家时，爷爷给我送伞来了，三站路，我步行很快就能到家，而年迈的爷爷却要在雨里来回蹒跚一个小时……那年，爷爷81岁。

……

如今，那个当年呵护我如小孩子的爷爷躺在床上，难受地呻



吟着。三伏天，屋里闷热难耐。不一会儿，爷爷的身上就黏糊糊的，我打来一盆温水，用毛巾给爷爷擦拭。爷爷的肋骨翘得太高，胳膊腿都瘦得吓人……我轻轻地擦着，生怕弄疼了爷爷。从头一直擦到脚，整个过程，眼睛里始终憋着泪……

待爷爷身上没有汗了，我们把他扶起，靠着被子，把西瓜切成指头状喂爷爷吃。爷爷慢慢张着嘴，一点儿一点儿地咬着西瓜，汁水流到爷爷下巴上了，我

急忙帮他擦干净。问爷爷西瓜甜不甜？爷爷努力笑着说：“甜，甜。”但下咽得却那么困难。

没过一会儿，爷爷的身上又湿黏起来，我换了盆干净的水，再次给爷爷擦体降温。我掰开爷爷的手指，突然，爷爷吃力地说：“到时候别难过。”刹那间，我的泪水立马溢了出来，并假装生气地“训”爷爷：“别憋说儿，慢慢都好了。”

时光，你慢点儿走。我想让爷爷再多康在几年……

记忆里的路

□王会敏

这条土路从我记事起就有了，它如同老树的枯根向周围的村庄延伸着，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是它的样子，尽管它那么丑陋，但关于这条路，我仍有很多难以磨灭的回忆。

那时谁家都散养着牲畜，牲畜们在这条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，猪、羊、鸡、鸭不会顾忌人的情绪而肆意造粪，那些拾粪人背着箩筐，眨眼功夫，将粪便全清理得干干净净。阳春三月，村里的人开始了新的忙碌，于是这条路变得热闹起来，送粪便的马车，犁地的牛车，将这块土路轻轻唤醒。那些上学的孩子，喜欢沿着有沟沿的边走，也喜欢踩着坑走，总而言之，想怎么走任凭自己的心情。

到了夏天就不再那么幸运了，雨说来就来，哗哗一下一场是常有的事，土路瞬息被雨水浸泡，变得泥泞，变得粘脚，我们穿着靴子，踩着积水，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沼，举步维艰地朝学校走去，路上的人少了，周围变得很静寂。喜欢玩纸牌的老人，坐在街门底下悠闲乐哉地玩，没出去打工的男人，拎一瓶老白干，不分什么时间段，凑到一起抿几口小酒。猪哼唧唧地在水窝里打扑腾，鸭子嘎嘎地从东游到西，又从西游到东，因为路滑，小伙伴们嬉戏摔倒倒是常有的事，他们害怕挨打，只能穿着湿衣服上半天课。

等到傍晚，雨终于停了，小伙伴们从家抓一个扫把，跑到路边扣蜻蜓。左邻右舍讨论着天气的糟粕，因为积水，地里的活儿就耽搁了。男人们盯着满是积水的泥路，靠着墙根深吸一口烟。西瓜最害怕隔三差五的雨水，草遇到雨水会疯长，实在坐不住的人，就跑到地里拔草，那些鞋上沾着的泥足有一斤来重。凉鞋完全由不得自己支配，干一天农活下来，脚会被泥水泡得发白。

那时爹在县城木器厂上班，再坏的天气他都照去不误，一辆大飞鸽自行车，被爹推着蹚水而去，每次走的时

候，爹手里总会攥一根木棍，为了将瓦子上沾满的泥掏出米。摘了西瓜的老农，也不敢出村去卖，熟透的西瓜走不远就会裂开，只能在村里便宜卖了。因为路难走的原因，需要走亲戚办事的乡里乡亲只能把事往后推迟。

秋天的路显得很萧条，赶着牲畜从地里拉回的农作物，排子车随着驴身四处倾斜，翻车最为常见，那些玉米棒子滚得遍地都是，乡邻如同抓虾似的，将掉下去的棒子，一根一根捡回来。为了收拾家门口的路，烧的煤球渣被垫到坑洼里，但那些只能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。

赤条条的冬天来了，这条路如同苍白的老人，满是褶子和裂纹，为了备点煤球过冬，村里人都喜欢去三村五里的煤球厂拉便宜点的煤球。清脆的马铃声在耳畔响起，整条街变得沸腾起来，马车压着高低不平的土路，随着土路的颠簸，车上装的煤球，被折腾得四分五裂，算算被弄坏的煤球，反而出了高价钱。如果遇到雪天，除了上学的孩子靠着墙根走，老人大人都不敢出来，生怕不小心滑一跤会疼上好多天。

俗语说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么难走的路，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全国上下喊着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希望来了，村头的土路被修成了柏油马路。乡邻因为路越修越宽阔，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。成家后，我回去的次数渐渐少了。那天娘打来电话：“大女儿，村里村外都测量好了，我们门前要修柏油路了。”

瞬间，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！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微尘里的光芒

□赵闻迪

在矿区生活过多年的我，对描写煤矿工人、煤矿生活的小说总是情有独钟，刘庆邦的小说《年礼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《年礼》这篇小说没有写煤矿工人在井下挥洒汗水、艰辛劳作的种种，而是把笔触伸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，通过兄妹二人逢年过节回家看望父母这件家常事，反映出普通矿工家庭的烟火日月，折射出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善良。

故事的主人公田桂金中秋节回家看望父母，却发现哥嫂没有回去，而哥嫂住的地方离父母并不远。她悄悄跑到哥嫂家询问情况，果然，哥哥因囊中羞涩买不起“节礼”才不好意思回去。田桂金二话不说拿出钱包里仅有的二百块钱，让哥哥当作“节礼”送给父母。此后许多年田桂金都是这样做的，直到父亲过世。

初读这篇小说，田桂金这个人物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她善良、宽厚、做事周到、事事替别人着想、宁愿自己吃亏也要顾全大局。当她听母亲抱怨哥嫂好几个月不回家看父母、连中秋节也不回家跟父母团聚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哥嫂肯定遭遇了什么困难；当她得知哥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、一家人仅靠着嫂子摆鞋摊过日子时，马上替哥嫂准备“节礼”，帮助哥嫂在父母跟前尽到孝心；当嫂子向她埋怨哥哥没本事挣钱、公公婆婆把钱看得太重时，她耐心听着，宽容地一笑；当哥哥向她表示感激和愧疚时，她温和地安慰哥哥：

“你和我还分什么彼此。”她的通情达理和贤惠大度，像黏合剂一样把一家人紧紧地聚拢在一起，让父亲安享一个和乐晚年。

田桂金的哥哥虽然不及田桂金识大体，却也不是一个自私、市侩的人。他原是一线采煤工人，因为在井下出了工伤被砸断了腿，只能依靠矿上发的一点儿生活费过日子，有时还不能按时领到，大部分时候得靠妻子风雨无阻地摆鞋摊养家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的内心肯定是异常痛苦的，但他却没有破罐子破摔，而是把苦闷藏在心底，努力振作精神，一方面把自己照顾好，不让父母亲朋操心；一方面“大事干不了了，就干一些能干的事”，替妻子分担家务、照料孩子、陪伴父母，等等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，却是他心地善良的体现。

田桂金的父亲是一个下了多年井的老矿工，普通得像一块煤，憨厚得也像一块煤。对工作勤勤恳恳；对家庭尽心尽力；对朋友直爽仗义；对妻儿，不善表达却满怀深沉的爱。他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，绝不是贪图什么“节礼”，而是出自对儿女深情的牵挂和关切。故事的结尾，父亲过世以后，母亲把一个铁皮文具盒交给田桂金，说：“你让你哥

哥给你爸的钱，都在这里，你爸一分钱都不让花，要我一定交给你。”田桂金大吃一惊，问母亲：“爸怎么知道钱是我给的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爸不爱说话，心里却明白着呢！”行文到这里，作者专门点出一笔，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文具盒，是田桂金上小学时用过的。刹那间，田桂金捧着文具盒痛哭失声。

还有田桂金的丈夫、嫂子……虽然出场不多，却通过几句话、几件事让读者知道他们都是善心人。这些小人物让我感到无比亲切，让我回忆起曾经住在矿区家属院里的那些人——十年如一日义务清扫楼道和院子的李家爷爷，谁家电视机日光灯坏了喊一声就去义务修理的王电工，冬储时帮大家搬运土豆、大白菜和煤球的张大个儿，会炸许多美味面点心又喜欢跟邻居分享的胡婶子，在家属院里种了许多花花草草的义务园丁赵叔叔……他们都是微尘一样的小人物，在生活中普普通通，在工作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在人群里也不起眼，可就是他们，让这个社会正常运转，向前发展。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，像微尘里的光芒一样，照亮周围人，也让市井岁月透出温暖和希望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）。

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